

朱技能 高明镜 编著

人物描写精华及赏析

朱技能

重庆大学出版社

42

内 容 提 要

人物描写是小说描写的中心，各种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经常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记叙和描写人物，也是广大中、小学生作文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写好它，就必须增加阅读面。本书从数以万计的优秀作品中，精选出600多个精彩片段，编为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性格描写五章，共有老工人、老农民、老教师、老干部等90多个小节，集中摘编了老作家的名篇名段，近十年来涌现出来的优秀中、青年作家的精彩片段，当代中学生的部分优秀作品。在每个小节后，还有分析中肯的赏析，对所选作品的写作特色进行必要的分析。是一本具有鲜明的特点，熔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炉的好书。既可作大、中、小学生写作学习的重要阅读教材，又是广大社会青年提高文化修养、培养艺术情操的好书。

人物描写精华及赏析

朱技能 高明镜编著

责任编辑 贾 蔓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52 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624-0166-7 定价：2.10元
G·19

目 录

一、肖像描写

老工人.....	(1)	中年妇女	(43)
老农民.....	(4)	小伙子	(45)
老教师.....	(6)	医生	(48)
老干部.....	(10)	护士	(50)
老爷爷.....	(12)	少女	(53)
老太太.....	(15)	少妇	(55)
书记.....	(17)	村姑	(58)
船工.....	(19)	女工	(61)
猎人.....	(21)	大学生	(63)
司机.....	(24)	中学生	(66)
牧民.....	(26)	爸爸	(68)
将军.....	(28)	妈妈	(70)
军官.....	(31)	兄弟	(73)
士兵.....	(33)	姐妹	(75)
女兵.....	(35)	男孩	(78)
工程师.....	(38)	女孩	(80)
新媳妇.....	(40)		

二、心理描写

心事	(83)	忧虑	(101)
思索	(86)	斗争	(104)
欣慰	(88)	烦躁	(106)
内疚	(91)	渴望	(109)
联想	(94)	嫉妒	(111)
回忆	(96)	悲痛	(114)
兴奋	(99)		

三、对话描写

独白·····	(117)	谄媚·····	(132)
争论·····	(120)	请求·····	(135)
质问·····	(123)	爱恋·····	(138)
诉说·····	(125)	赞美·····	(141)
嘲笑·····	(128)	关心·····	(143)
讽刺·····	(130)	痛苦·····	(146)

四、动作描写

离别·····	(149)	烹调·····	(164)
送别·····	(151)	激战·····	(167)
重逢·····	(154)	初恋·····	(169)
握手·····	(157)	激动·····	(172)
追逐·····	(159)	愤怒·····	(175)
搏斗·····	(162)	放排·····	(178)

五、性格描写

天真·····	(181)	坚强·····	(196)
憨厚·····	(184)	勇敢·····	(199)
开朗·····	(186)	泼辣·····	(201)
拘谨·····	(189)	幽默·····	(204)
贤淑·····	(191)	尖刻·····	(206)
懦弱·····	(194)		
后记·····			(209)

一、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是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少作家塑造人物，总要从容貌、衣饰、神情、姿态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刻画，以便让读者获得具体而生动的印象。

但是，任何作家描写肖像，都不希望写得细致而周全，而是在于抓住人物的特点，用极其精妙的语言道出。老舍先生说：“人物的外表要处，足以烘托出一个单独的人格，不可泛泛的由帽子一直形容到鞋底；没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人物的累赘；读者每因某项叙述而希冀一定的发展，设只贪形容得周到，而且一切并无用处，便使读者失望。”由此可见，紧紧抓住人物外貌上的特点，渲染其与性格密切相关之处是多么重要啊！鲁迅先生也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画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这个话也形象地告诉我们，描写人物肖像，切忌全面而周详，必须突出其特点，才能正确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

老 工 人

他穿着深蓝色的帆布工作服，戴着黑色的安全帽，在全身浓重的色调中，衬出明亮、英俊的脸庞，两道热情的目光期待地望着前方。他的左肋下夹着一个硬皮笔记本，本里露出了报纸的一角，似乎他是一个采煤队长之类的角色，正要去组织班前会。他垂着的右手提着一盏刚刚领下的矿灯，照

亮了他穿的一双长筒胶鞋和脚下还显得发暗的路面。这盏灯光闪闪的矿灯与那披着朝霞的矸子山顶遥相呼应，增加了画面的和谐美。

周宗奇《黄金心》

掌子面中间，一个背向着他的人挡住了去路。这个人身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个子不高，身子板也并不壮实。正抡着银光闪闪的开山斧，“嘿、嘿、嘿”地吼叫着，“咚、咚、咚”地砸紧着一根横撑石壁的支柱。那动作迅猛而有力，令人有一股手起风生的感觉。一连二、三十斧头砸下去，那根小木桶粗的支柱就被敲得紧紧的。纪玉堂看了，不禁赞叹道：“好气力啊，小伙子！”

“小伙子？倒转去40年还差不多。”说罢，转过脸来，立即把纪玉堂愣住了。站在面前的人，藤帽下一头白发，额角上布满了又密又深的皱纹，只有浓眉下那双微陷的大眼，闪着和他年龄很不相称的倔强的光亮。他看见矿党委书记亲自下井查看险情，忙跨了过来，热情地拍着他的肩头，高兴地说：“老纪呀，咱们又在井下见面了！”

池正坤《大会如期举行》

我凝神望着这张普通劳动者的脸。他额头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两颊的皱纹较浅，却象蜘蛛网一样密布在脸上每个部位。大概是由于在斗争的岁月中缺少睡眠的缘故，他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白上织着几丝血丝。他身上那套电解车间的工作服上，若隐若现地露出斑斑汗痕，脚蹬着的一双黑筒水靴上，横七竖八地补上了几块红胶布补丁，显得格外扎眼。这就是漂粉厂工人出身的老书记的堂堂仪表。

从维熙《洁白的睡莲花》

老班长严明提着个铝制的饭盒，裹着湿淋淋的雨衣，冒着

倾盆大雨向锻压车间走去。他虽然将近退休的年纪，但魁梧的身板仍是那样硬朗，粗壮的双臂仍是那样有力，只是如霜的鬓丝和深深的皱纹，已布满了他的双鬓和前额，不过，他仿佛毫无感觉，哪里的活最艰苦，他总是在那里出现。

华一夫《严重的时刻》

我将照相机镜头对准老花工杜爷爷家的凉台，镜头里立即出现了一双手。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啊！上面布满了苍老的皱纹，但却十分灵巧、有力。它紧握着一把小花锄，不停地把花钵里的泥土翻松，但却丝毫不伤着花的根须。

我将镜头往上移，镜头里立即出现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脸上虽爬满了皱纹，显得有些瘦削，但他的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时刻露出不服老的目光。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在公园的花圃里劳动了近50个春秋，在他的手下，有多少鲜花曾经流丹溢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啊！

△杨帆《我的邻居》

（注：有△者为学生习作，分别选自《作文通讯》，《中学生读写通讯》等近三十种报刊。下同）

老工人赏析

描写老工人，全在一个“老”字上进行渲染。池正坤笔下的老工人：“身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用斧头砸横壁支柱时，“动作迅猛有力……一连二、三十斧头砸下去，那根小木桶粗的支柱就被敲得紧紧的。”他的形象：“藤帽下露出一白发，额角上布满了又密又深的皱纹，只有浓眉下那双微陷的大眼，闪着和他年龄很不相称的倔强的光亮。”这是从衣着、动作、肖像方面来渲染“老”字。杨帆笔下的园林老工人：双手……布满了苍老的皱纹，但却十分灵巧、有力。它紧握着一把小花锄，不停地把泥土翻松，但却丝毫不

伤根须。他的脸和眼神：“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脸上虽爬满了皱纹，显得有些瘦削，但他的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时刻流露出不服老的目光。”最后，揭示年龄和经历：“今年已经60多岁了，在公园的花圃里劳动了近50个春秋……。”这是从劳动的双手，到熟练的动作，苍老的颜面，矍铄的眼光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描写，最后小节似地点年龄，“老”便生根了。

老 农 民

刘老汉70多岁，脸、脖颈和手都干枯了，是深褐色的。许多年了，他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能变得更老。象这里的许多上了年纪的庄稼人一样，他不穿别的衣裳，还按照原来的样子，终年穿一件长布衫，在头上缠一块很长的白布帕，在腰间束一根揉皱的白布带，似乎这样很自在、很好，不希求别的了。人们不曾见过他分外地高兴或者忧心，他默默地，神情总是那样和蔼。白了的山羊胡微微翘着，眼睛时时眯起来，眼角那儿的皱褶深深的、弯弯的，隐约着静静的笑意。仿佛他除了满意日子，感谢人们和土地之外，就没有别的心事了。

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

宋福旺心里一沉，脑门上和颧骨上的两块疤拉立即涨红了。颧骨上的是一块不规则的圆形疤，看起来并不十分刺眼，甚至给人平滑光洁的感觉，脑门上却是刺眼的条状疤，象用刀尖撬出来的一道深沟，皮肉揪巴着，自脑门左侧斜插到右侧的眉棱骨上，使得他本来颇有几分英武之气的面

容变得凶悍而怪异。

张一弓《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

牛贵叔是不折不扣的彪形大汉，熊腰虎背，下巴上长满了如烟熏过的黑乎乎一片胡茬，叫女人看了又爱又怕。我知道他的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在我们东芝镇一带，只有这样年龄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因为他们的体力、精力、农活经验、社会阅历的综合值最大。牛贵叔是赶大车出身，走南闯北几十年，各种生活经验可谓丰富极了。

刘增新《赌吃》

说话的叫刘光宗，是七户人家中颇有威望的汉子。他年约40多岁，一圈络腮胡子象葛麻。麻丛里托出一个硕大的果实，那是他的脑袋。脑袋上方随便着人按下两粒黑色的蚕豆，就是他虎虎有神的眼睛。他站在太阳下，打着赤膊，穿着家织蓝布短裤，皮肤乌黑，泛着油光。只要他不动，远看去，活象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耸立在刘家寨上。

谭力《关山不绝云千叠》

房门口站着一个庄稼汉，高个头，宽肩膀，头缠蓝布帕，身穿土布衣，脚蹬布袜麻鞋，紫铜色的方脸上那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善良的光，看来忠厚而稳实。他背上背着大竹背篓，胳膊上挎着褡裢。望着母亲说：“大妹子，还认得么？我是孙家老五。”母亲一听声音和名字，眼泪簌簌直淌！怔怔地立在那儿，半晌才招呼他进屋，一面手忙脚乱地端凳子，一面吩咐我们快烧水。

向彬《心祭》

正对着大门坐着的是吴祖德大叔。他年纪还不到50岁，有着一双壮实、浑圆、往下倾斜的肩头，正是那种矮而墩笃的壮年汉子；额头比较窄，腮帮却肥厚，黧色的脸膛发着光，

那是一种纯熟的光泽，表现出一种魄力；一双褐色的眼睛，不大，眼光直直地射出来，表现他能窥测情理，是不大容易受人欺骗的。总之，你会感到他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但也一点不缺少心计。

何士光《将进酒》

老 农 民 赏 析

描写老农民，既要突出他的“老”，还要渲染“农”的本色。何士光描写的老农民，从“老”字上看：“老汉70多岁，脸、脖颈和手都干枯了，是深褐色的。”先点年龄，次用“干枯”“褐色”烘托“老”的特征。再从“农”字上看：“他不穿别的衣裳……终年穿一件长布衫，在头上缠一块很长的白布帕，在腰间束一根揉皱的白布带。”这是典型的川黔一带山区老农民的装饰。再写心态：“神情……和蔼……眼角……隐约着静静的笑意……感谢人们和土地之外，就没有别的心事了。”这是一种知足常乐、但求温饱的典型农民心态。通过以上多方面描写，一个老农的形象就写活了。向彬写农民，着重在穿着上突出特点：“头缠蓝布帕，身穿土布衫，脚蹬布袜麻鞋。”“蓝布帕”、“土布衣”、“布袜麻鞋”，正是殷实、勤劳、朴素的山区农民的打扮。再加上那“大竹背篋”和“胳膊上挎着的褡裢”——富有农民特色的生活用具，我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老农民的形象。

老 教 师

说起徐老师，虽然50开外的年龄两鬓染上了白霜，脸上早已布满了皱纹，但从他深邃的目光里却透出刚毅的神情。

△吴雪晖《高考揭晓后》

正当各家拿起扫帚扫街时，那大门堂里出来了一位颇有风度的青年。说他是青年实在有点不放心，因为他的双颊已失去了光泽，走路缺少青年人的弹跳力，而且面部有一种老道和严谨的表情。这种表情并非遇事逢人特意表露的，而是经历、秉性长期作用于面部神经留下的痕迹。好在眼下人人都越活越年轻，即使把这位中年教师说成青年，当事者也不会有意见。

陆文夫《清高》

一下子，她的眼眶湿润了，鼻子也有点发红。她的手，轻轻地拍着我，我感觉到她正在压抑着微微的颤抖。好一阵子，她才说：“我的入党申请打了二十多年了……但我有信心，决不自暴自弃！你懂吗？”

我抬起头，望着她坚毅的脸，深深地点了点头。

△钱 晶《我心中的您——老师》

沈叔叔名叫沈朴然，是重庆市六十九中学的英语教师。他是一位归国华侨，也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衣著朴素，中等身材，脸膛黄中带黑，眼眶微微有些窈陷，而一对眸子却明亮有神，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待人总是热情洋溢而又彬彬有礼。

△谭压西《他心中有一团火》

他高高的1.79米的身材，40开外的年纪，就已经略略腆出些微肚子了。不过，这么个肚子使他倒显得很气派。在他的前额和两腮边，已刻上几道表示资历的庄严的皱纹。由于脸颊的肌肉开始松弛，嘴角那两个酒窝拉成了两道长弧形，再配上那付“雷朋”式醋酸眼镜架，使人猛一看，有点象麦克

阿瑟将军，只是嘴上少个烟斗。一般戴眼镜的人，总不容易使人感到目光灿然，唯有他，那副超薄形眼镜经过加膜处理，没有反光白点，因此除了恰到好处地点出知识阶层这一身份外，他那生气勃然、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镜片后一览无余……他并不是大明星，也非成天出入社交场合的知名人士，他不过是一个区区中学英语教师，但他却一向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即使在教师落魄的日子，也从不胡子拉碴。

程乃珊《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

她已经是45岁的女人了，头发幸好还浓密，虽然鬓边发现一些白发，用染发药水染一下，还颇能遮掩过去。高中毕业以来，她的头发一直没有改变过：剪发，在左侧头顶斜开一条发路。每晚临睡前用发夹把发梢卷曲一下，第二天放下时，发梢就很自然地形成一个波浪。这是60年代初爱美的女孩子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一种既不古板，也不会列为“奇装异服”行列的发式。再配上白衬衣蓝外套，脸色白皙的秦韵佳给人以一种清新纯朴的印象。她也意识到这种装扮很适合自己。二十年来就一直保持着。在今日五彩缤纷的时装队伍中，这种装扮非但不显得落伍保守，反而有一种不同凡俗的知识妇女的风韵。

程乃珊《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

“叮铃铃——”的预备铃声拉响了。

教学大楼的走道上立即响起了那沉着而稳健的脚步声。这声音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令人充满敬意。

随着这脚步声，一个个子不太高的老年人走上了教室前面的讲台。他，已经年近花甲，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已经度过了30多个春秋。他那头上的缕缕白发仍被梳得整整齐齐，饱经风霜的脸上，仍然布满了精神矍铄的红润；他那粗大的

双眉舒展着，一副老光眼镜怎么也挡不住亲切的目光。他常常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服，左手拿着教案夹，右手端着一杯热茶，颇有一种学者风度。

他开始讲课了，声音抑扬顿挫，好似一曲和谐而动听的旋律，轻柔地回荡在学生的心田，使他们获得了知识的阳光，他看到一个学生迅速地成长，得到了播种后的收获。于是，他满意地呷了一口热茶，嘴角荡起了笑的微波。

△丁索宇《笑的微波》

老教师赏析

描写老教师，写“老”容易，写“教”难。难就难在要写出教师内在的气质、风度、教养。程乃珊写的两个老师都很成功，一个是男教师，一个是女教师。先看如何写男教师。先从外形写“老”：他的前额和腮边，已刻上几道表示资历的庄严的皱纹，由于脸颊的肌肉开始松弛，嘴角那两个酒窝拉成了两道长弧形。这就老态毕露了。然后着重写眼镜和眼神：他戴“‘雷朋’式醋酸眼镜架”，“那副超薄形眼镜经过加工处理，没有反光点……他那生气勃勃、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镜片后一览无余……”这里为什么要花较多的笔墨呢？因为这和教师的职业特点联系起来了。最后写这位教师“一向注重自己的仪表，即使在教师落魄的日子，也从不胡子拉碴”。这就与教师的身份、教养联系起来了。写另一女教师则在“头发”上下功夫。为人师表，应该仪表端正，特别是女教师，所以她染发，卷发卷，穿“白衬衣蓝外套”，加上白皙的脸，一个端庄、大方、有教养的女教师形象便出现了。

老 干 部

陈翔转过身来望去，此人50来岁，打扮得倒也不俗，漆黑的头发梳理得熨贴光顺，戴一副阔边玳瑁眼镜，细格的薄花呢春秋衫，烟灰色的法兰绒裤子，脚上蹬一双船鞋。陈翔把这个人上下一打量，已经忖度出他的斤两来了。就他这样儿，充其量是个工程师，也许正是“八九二三部队”的工程师呢！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省电力局新走马上任的局长朱衡！

叶 辛《轰鸣的电机》

这个60多岁的高级干部，看来不象带过兵打过仗的人，而更象一个学者。稀疏的花白头发向脑后梳去，一丝不乱，光泽可鉴。鼻梁和鼻翼都很宽，嘴唇四周已有了细细的皱纹，但因为一颗门牙很突出，嘴唇要不时抿动以掩盖它，所以倒显得很生动。他面孔黄瘦，腰板却挺得很直，穿着一身做工和质地都很考究的灰色中山装，尽管秋暑未过，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

张贤亮《龙种》

他乘坐飞机，前往地方机关报到。

他的名字叫闻浩，有一张生动的脸，皱纹爬满了刚开始生老人斑的面皮；刮得发青的下颏斜斜地横着一条疤痕，使嘴巴略略有点儿歪。一双老是若有所思的眼睛大睁着，露出两只灵活的褪了色的眼珠子，这会儿正盯着窗外的天空，在思索什么。

哲 夫《谁坐一把金交椅》

省委戚部长已年近70，然而精神饱满，他笔直地站在山岗上，沉思的模样象一座塔形建筑。走起路来一往直前，好象铜墙铁壁也阻挡不了他的去路。大凡经过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物都有这个气派。他的双鬓斑白，微微有点儿秃的脑门和宽边眼镜后面深邃的眼神，颇有几分象一位哲学教授。

王星泉《白马》

他，向你走来了——拄着拐棍儿，在地上“哒哒哒”地杵着捣蒜，蹣着小碎步，象娃娃在学跑。他的头发全白了，连胡茬子也是白的，挺着凸起的肚子，使头显得特别小，腿也好象特别短。这是人们尊敬的吴枫副专员吗？是他，披着晨光，在宽敞的林荫道上，起劲地蹣蹣着。三年前，他得了脑血栓病，若不及时抢救，早就进革命公墓了。而今，他仍健在，只是腿脚不灵。大夫劝他，坚持起早散步，他照办了。

迟松年《普通老百姓》

苏坪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身高1.80米出头，长着胳膊胡子，说起话来狮吼虎啸。他1944年参加革命，1958年起担任六处党委书记，是全局处一级干部中能力最强的。

江广生《越过警戒线》

老干部赏析

描写老干部当然要写“老”，但重点还得写出“干部”的风度和久经沙场、沉着稳健、充满自信的特点。张贤亮写的老干部：“稀疏的花白头发向脑后梳去，一丝不乱，光泽可鉴”，他整洁端庄，不同凡响；“一颗门牙很突出，嘴唇要不时抿动以掩盖它，所以倒显得很生动”，他生理特点，与众不同；“面孔黄瘦，腰板却挺得很直”，他久经锻炼，

精神矍铄：“穿着一身做工和质地都很考究的灰色中山装，尽管秋暑未过，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他一丝不苟的穿着，显示他的个性。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老干部形象。迟松年笔下的老干部，因患过脑血栓，腿脚不灵，所以拄着棍。这棍落地的声音与众不同：“哒哒哒地”象“捣蒜”，走路象娃娃学跑，“踮着小步”，这就构成了他行动的特点，而头发白，凸肚，正是“老”的征候，每早必须在林荫道上蹀躞，这是遵医嘱办理的。所有这一切，又构成一个身残、年老、严谨的老干部形象，使人印象深刻。

老 爷 爷

血红点染的暮色下，屹立着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干瘪的脸，佝偻的背，只有他的白发白须闪烁着无法形容的庄严。老人颤巍巍的手，笔直地指向北方……

韩蕩丽《啊！再见》

老头穿着没了袖的对襟褂，贤慧的老伴将这件褂子打了无数补丁，有如和尚的百纳衣。裤子倒没打补丁，却只有半截，齐膝盖上，说是短裤太长，说是长裤太短，而且是“向右转”式。他那张皱纹交错的脸呈熟褐色，上了釉似地闪着亮光。他还是那么一副冷漠神气，你很难断定他的心是慈祥的还是凶恶的，也很难推测他有什么欢乐和忧伤。

映 泉《同船过渡》

何满子的爷爷，官讳已不可考。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外号，北运河两岸，古北口内外，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那可真是叫得山响。

他的外号叫何大学问。

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面如重枣，浓眉朗目，一副关公像。年轻的时候，当过义和团，会耍大刀，拳脚上也有两下子。以后，他给地主家当过车把式，会摆弄牲口，打一手好鞭花。他这个人好说大话……编起故事来，有枝有叶，有文有武，生动曲折，惊险红火，人们一半是戏谑，一半是尊敬，就给他送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

刘绍棠《蒲柳人家》

娟娟推开了厢房的破门，这才看清了斜躺在床上的爷爷。他满脸瘦骨嶙峋，面带病色，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双眼已经没有任何光泽，如果不是间或地转动一下，很难断定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尹春娟《娟娟和爷爷》

爷爷已经80岁了。他实在太苍老了，皮肤已失去昔日的红润，显得象泥土一样焦黄，声音低沉而嘶哑，眼睛的视力大大减退，人们经过他的面前，他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晃动的影子，但他的耳朵却特别灵，一听到我和奶奶说话的声音，立即扶着椅子的扶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要比量一下我究竟又长高了多少。

△张玲《我的爷爷》

爷爷的两鬓虽然已经爬满了白发，细碎的皱纹已爬满了他的额角，但看上去仍然只有50多岁。他的脸上总是红光满面，略微细小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祥的光辉，他走起路来精神抖擞，连年轻人也很难赶上，完全没有一丝儿老态龙钟的痕迹。

△旷燕《爷爷的性格》

我的爷爷是一个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在他那张古铜色的脸上，早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浓浓的眉毛下，